



我們這一代人

鮑里斯·戈爾巴托夫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我們這一代人

鮑里斯·戈爾巴托夫著 鍾心淑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我們这一代人”是戈尔巴托夫在 1931-1933 年写成的第一部小說。

这本小说所描写的是苏維埃政权初建立的年月里的几个年青人的形象。这几个年青人以無比的革命热情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找寻自己成長的道路。他們在不同的具体环境和斗争实践中,受到了实际生活的鍛煉,接受了共青团的教育和培养,在各个崗位上發揮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貢獻給革命事业。

这本小说写出了工人階級的年青人的火热的革命感情和他們的坚强的斗争意志。作者所塑造的形象是鮮明有力的。讀者在这本小说中可以感染到年輕的生命的活跃,可以認識到苏联革命初期年青一代的艰苦斗争的精神面貌和他們的成長过程,也可以体会到应该怎样鍛煉自己的階級感情,发揚无产階級革命傳統的艰苦朴素精神。

БОРИС ГОРБАТОВ
МОЕ ПОКОЛЕНИЕ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統一書號：10009·210

定價一元三角

我們這一代人

〔苏〕鲍里斯·戈尔巴托夫著

鈕心淑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13 3/8印張 324,000字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0 定價(6)1.30元

快！快！

風已在桅梢吹動。

莎士比亞。

主要人物表

謝尔盖——本書第一人称主人公。工厂街孩子，排字工人。

阿辽沙·依凡諾維奇·盖达什——工厂街孩子，国民經济委员会通訊員，学生会主席，工厂团支部書記。

巴甫力克·华里西也維奇·干莫永——工厂街孩子，煉鋼厂工人。

馬特維·葛拉喬夫（爱称莫洽）——工厂街孩子，紅軍战士。

瓦力卡·巴金斯基——工厂街孩子，涅克拉索夫学校学生。蕭木奇克——共青团县委通訊員。

尤丽卡·西威尔策娃——学校兒童队支部書記，共青团市委行政秘書。

司切潘·梁比宁——共青团市委代表。

馬克西姆·彼得罗維奇·馬尔琴科——党市委書記。

格列勃·克魯然——共青团市委書記。

阿布拉姆·巴甫罗維奇·干莫永——工厂工長，巴甫力克的伯父。

尼基塔·闊瓦辽夫——白卫軍軍官的兒子。

魯瓦·瓦罗奇貝克——涅克拉索夫学校学生。



第一章

1

偶尔，在空闲的时刻，比方，列车到某个小站上停了下来——这儿堆满了给新建筑工地运来的材料：各种装备、木材、火砖等等，——而那些旅客又不耐烦地在座位上乱动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总在折磨着我。

或是：在西伯利亚大道上，四周都是冻得象玻璃一般晶莹闪光的白桦树和青翠的樅树，载货的雪橇从一个集体农庄到另一个集体农庄懒洋洋地爬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总在折磨着我。

当时，我们五个人——我、阿辽沙、多西卡、巴甫力克和瓦力卡——年龄加起来才五十二岁，我们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告诉我们说：

“闹起革命来了。”

当时，我们当中，就连年龄最大的也不明白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是痛苦的事情呢，还是快乐的事情呢？

但是，我们很快就明白了：大概是快乐的事情吧！因为人们都欢喜喜、吵吵闹闹、成群结队地拿着红旗到街上去了，他们还唱着歌。当时，我们也去来着。我们也唱来着。我们也喊“穷人要和乎，老爷

們才要戰爭！”的口号來着。到了晚上，由於奔跑、叫喊，以及這些事情所留下來的印象，我們都累得疲憊不堪，拖着兩條腿，一回家就倒在床上，心神恍惚地睡着了。

我的父親是個畫工。他喜歡這門行業，就象喜歡任何一個可以賺到麵包和伏特卡的行業一樣。但是，他也有夸耀自己職業的毛病，他喝到醉醺醺的時候，常常對我說：

“謝爾蓋！各種顏色有各種精神。譬如說，赭色顯得特別愉快；木乃伊黃色却象一個上了歲數的、嚴肅的婦人，可是買賣人都喜歡它；赤鉛色呢，就好比是個一刻也閑不住的小伙子了，它非常刺眼。”

我的父親什麼都不看：不看報，也不看那些“大眾版”的廉價刊物。他也沒有和革命的人聯系過。碰到工頭就卑躬折節，眼睛立刻眯成一條縫，現出可憐的樣子，只是狡猾地聳動着左邊的眉毛。

他喝醉了的時候，常常自負地說：

“我是干手藝的，我什麼都不在乎！”

可是清醒過來，他却變得很溫順，很安靜，甚至很憂郁——一種呆板、沉悶的憂郁。

就拿我這個布爾什維克和工人來說吧，有時候（比方，列車停留在車輛過多的小站上的時候），想起來也感到不安。一種好奇心在煩擾着我，我想要知道：如果我童年不發生革命的話，我這一生會是什麼樣子。

或許，我會跟父親一起去刷屋頂，我的青春會在那些五光十色的顏料里無光無采地度過。或許，我也会豪爽地把那汗臭的、磨薄了的銅錢投擲到酒店的櫃台上；節日里穿起綉花襯衫，戴起漆布遮沿的寬邊制帽，穿上瓶形長統皮靴。說不定我也能出人頭地：做個店員或是謄寫員，甚至也能當個官兒，忙得一直到禿了頂。要不然，就從父親所有的顏色中挑選出最強烈的——鮮紅的、布爾什維克的顏色，在弗拉基米爾卡大道上蹣跚前進。父親一定會驚訝而贊美地對朋友們

談論我：

“他这是象誰呢，这样閑不住？”接着便会輕輕地、深信不疑地加上兩句：“是个社会主义者！連伏特卡都不喝。”

我总是滿足不了这份好奇心！这是不是值得惋惜呢？就在这时候，列車好容易才开动了。人們在座位上晃动起来。窗外的电綫杆子閃过去。不知是什么人用柔和的低嗓子滿意地說道：

“車总算是开啦！”接着又說：“看情形，能赶到馬格尼特卡吃晚飯了。”

我的胡思乱想也就此告終了。我想起馬格尼特卡，想起要办的事情。一会儿，我們又到另一个小站停下来。在看路人住房的門旁站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他出神地看着火車。在他那鬚发的小腦袋上頂着一个王冠似的金黃色的向日葵。

看来，这个男孩子是在1923年生的。那时候，我已經……不錯，我已經做了共青团支部書記。

不久以前，少先队员沃甫卡来找我。他惶恐地停在門口，递給我几張揉皺了的紙片，——入团申請書和調查表。

我看了看調查表，驚訝地說：

“沃甫卡！你怎么？……你是1917年生的嗎？真的？是1917年嗎？”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哈哈地笑起来，又轉动着他的身子。他只是紅着臉，困惑地嘟囔着：

“那又有什么？嗯，是1917年！……”

同志們！他不知道沙皇的警察，連見都沒見過！

我是羡慕他嗎？哪里！那警察的样子，就連在我的腦子里也都恍惚不清了。

○ 沙皇时代流放囚犯的道路。从莫斯科起，經過弗拉基米尔卡城，通向西伯利亞。

——譯者

难道我羡慕那在1917年曾經解除过警察武装的沃甫卡的哥哥嗎？不，我也不羡慕他。

沃甫卡和他哥哥之間还隔着我們这一代。我了解这一代的人，就好像漁夫熟悉自己的河岸一样。

当我說起“老近卫軍”的时候，我眼前就仿佛呈现出那些白发的、健壮的人，无数群众跟在他们后面。

当我說起“我們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便会想象到少先隊員們：小男孩仰着头发蓬松的腦袋，吹起声音嘶啞的号角，小女孩在打鼓。

当我說起“我們这一代”的时候，我講的是阿辽沙、巴甫力克、瓦力卡和多西卡。

我想看到这些字，看到阿辽沙、肖木奇克、瓦力卡、巴甫力克。

我想写出这些字，写一写阿辽沙、巴甫力克、瓦力卡、多西卡，还有莫洽。

莫洽是在持續了四天的火灾中加入我們五个人的小集团来的。酒精庫和酿酒厂失了火：火光在城市上空閃耀。均匀的、扑不灭的火焰好象一盞巨大的挂灯在天边搖曳。酒精順着街巷流，填滿水窪，流进溝渠，人們用鉄桶、小鍋和平底鍋把它舀起来，或者匍在地下用皸裂了的嘴唇去啜飲，人們喝得大醉，有些瘋瘋癲癲，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全城的人都醉醺醺的。煽起火灾的大风，夾杂着扑鼻的酒精味。沉醉的风一陣陣吹到阴燃着的庫房护牆上，預备步兵团的士兵們在那里大吼大鬧，砸开了还没有燒毀的庫門，搬出鉄桶和大大小小的酒瓶。

我們好奇而惊惧地望着沉醉的、陷入瘋狂状态的街道，望着籠罩全城的极端恐怖，望着那些全然变了样子的人們。我們忽然又碰上了我們的老朋友——步兵团的鞋匠烏格洛夫。他有一張紅紅的圓

臉，每當我們到兵營去時，他總要講各種生動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這時候他却蹣跚地走來，蓬着頭髮，顯得有些粗野，圓瞪着一雙痴呆的眼睛。他沒有認出我們，推開我們就往前去了。

就在這次火災的日子里，莫洽跟上了我們。他從燒毀了一半的屋頂上跌到我們跟前。

我們跑過去扶他，但莫洽一下子就站起來了。他的全身都叫灰燼和煤煙弄髒了。襯衫燒破了好幾個地方，發出一股香甜的焦味。莫洽嗅了嗅空氣，又望了一下那屋頂，躊躇地說道：

“嘿，妙啊！”

莫洽的一只胳膊摔脫臼了。他摸了一下，痛得皺起眉頭。但又疲倦地笑了笑，勉強裝作很精神的样子說：

“象狗一樣，自個兒就會好的！”他學大人的樣子往旁邊吐了一口唾沫。

起初，我們只是在火場附近晃蕩蕩地走來走去，欣賞那燃燒的酒精發出的一片藍色火焰，到了第二天晚上，城里發生了搶劫時，我們也都有事干了。

就在那個時候，在1917年的8月間，我才頭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維克。雖然人們都說在機器廠當鉗工的、巴甫力克的爸爸也是個布尔什維克。可是，我却想：“他算什么布尔什維克？他是本地人呀！”

我覺得兵團士兵委員會主席斯捷潘·納高爾尼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維克：他戴着一副眼鏡，還有一支毛瑟槍。

市內沒人管轄。難道說，那位市長——紅禿頂的小老头就是代表政權的嗎？

士兵委員會親自動手來撲滅大火。巡邏兵在街上走着，攔住醉漢，奪過他們攜帶的伏特卡酒瓶，就把它在馬路的石頭上砸碎。喝醉的人心疼地望着那寶貴的汁液混在塵土一起慢慢地流去。

我們也去幫助委員會的人，在街頭徘徊，巡查，給他們指點着：

“叔叔你瞧，叔叔！那個人還帶着一大瓶子呢！就藏在衣服底下！”接着我們便請求說：“叔叔，讓我們把它砸了吧！”

我們攥住瓶嘴，高高地舉过头頂，砰的一聲，狠狠地把它在尖銳的石頭上摔碎了。

酒精庫的火場被警衛隊四面圍住了。士兵們皺着眉頭，悶悶不樂地站着崗。他們身旁聚集了一大群老鄉，眼里露出饑涎的光，穿過密集的刺刀空隙，望着酒瓶在火中爆炸：藍色的火舌彷彿在逗弄着人們。

兵士們不時向人群喊道：

“喂，走開，快走開！這是干什么！”

但是人們越來越多，黑壓壓地一團，大家都很興奮：

“干嗎把好好的東西都白糟蹋了？”

“有什麼舍不得？”

“留給誰呀？”

正當衛兵和那群人吵起來的時候，斯捷潘·納高爾尼走來了。他一下就看出了衛兵們在怨恨地、滿心不愉快地回罵着。這種怨恨不是對那群人，而是對委員會，對他個人——納高爾尼的。他的眼鏡直發亮：火焰一閃一閃地映在鏡片上。

那是一個窒息的、沉醉的晚上，已經是失火的第三個晚上了。

“就是他！”有人指着納高爾尼喊道，於是人群就猛然向他撲去。

他一下子跳上了木桶，對人群高聲喊着什麼。可是我跟阿辽沙趴在房頂上，一句也沒聽清楚。

人群安靜下來了。現在納高爾尼的話才傳到了我們的耳里，他說的許多話中，我只記得一句新奇的、使我感到驚異的話。納高爾尼指着周圍的忿怒的人群連聲喊道：

“是自发的现象！”从他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种强烈的厌恶和怜悯的感情。这是对谁呢——我不明白。“自发的现象！”

人们冲过去，推翻了酒桶。他跌倒在地上，被围住了：这个布尔什维克给遮蔽得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人们疲劳了，安静下来，四散退却了。我们又看到斯捷潘·纳高尔尼——他仰躺在被推翻了的酒桶旁边，伸开胳膊，脸被鞭子踢得青一块，紫一块。这时候，委员会的人领着一伙武装士兵匆匆忙忙地涌进院子里来。

过了一天，城里火场上空的红光消逝了，好象一只巨鸟被抓住了脖子，把火翅无力地缩回，并搭拉到地面上一样。

一个月以后，城市里建立了唯一的政权——工农代表苏维埃。

十四岁的、憔悴的莫洽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奔忙着，以饥饿的眼光瞧着一切。

在前市参议会的大厦上不安地飘动着的昨天还是三色旗[⊖]，今天早晨就换成了红旗，或是黄蓝两色的旗[⊗]，或是马赫诺[Ⓢ]的黑旗，或是溃兵们的绿旗。

城市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生活都是不稳定的，恐慌的。就象这个旗子一样。

街上不时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故、战斗和殴打，到处都是引人注目的各式各样的标语、命令、布告，以及上面挂着绞死的人青肿尸体的杆子。街道上一片惊惶不安的景象。到处在冒烟，随时都可以听到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千万士兵们走过城市的脚步声，枪声，打碎玻璃的响声。

晚上莫洽神秘地低声告诉我们说：

⊖ 沙皇的旗。——译者

⊗ 烏克蘭一个反动党派的旗。——译者

Ⓢ 烏克蘭的一个匪首。——译者

“你听说没有，沙皇和他的老婆都给打死了，拉斯卜琴⊖跑了。嘿，妙啊！”

看过很多书的瓦力卡反驳说：

“拉斯卜琴早就被打死了。”

莫洽气忿地看了他一眼：

“你什么都晓得，”他不满意地嘟囔着。“那末，如果你知道，你就说吧，我不言说了。”

但他向来不能默不作声，紧接着就毫不约束地、洋洋得意地说：

“乱起来了，朋友们，你们看！妙啊！”

“妙啊”是他的口头禅。这两个字充分表现出莫洽的一切，也表现出他对难于理解的、大而复杂的世界的无限惊奇。

名义上他是住在姑妈那里。他的姑妈是一个干巴巴的骨瘦如柴的洗衣服的女人，她的住处是工厂街拐角的一所房子的地窖。这所房子直通百万大街，我们常在这里进行以街道为单位的打架。

由于贫困，疾病和嗜酒，莫洽的姑妈变成一个凶恶的、高颧骨细肩膀的女人，她常常责骂我们，并吓唬着要打我们：

“你们小心点，懒鬼！……”接着就乱骂起来。

但是莫洽并不怕她，他甚至很怜悯她，并且庇护她说：

“朋友们！她受过很多折磨。”

名义上他算是住在姑妈那里，事实上却是到处为家：工人宿舍，广场，市场，车站，他都住过。有一次他甚至在监狱的警卫室里闲呆了一星期。

“我在那里有一个朋友，”他向我们解释。他讲的故事都很有意思。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头一个告诉我们，红军得撤退。

⊖ 拉斯卜琴（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1916年被保皇党的人刺死。拉斯卜琴派在当时代表极端腐化的沙皇统治集团。——译者

“永远不会！”阿辽沙激烈地喊着。巴甫力克忧郁地低下头：他在家里也听到父亲说过一些。

“紅軍正在开拔，”莫洽重复了一遍，并且忧郁地、不恰当地加上了他的口头禪：“妙啊！”

紅軍穿过城市，忙着突围。当地的工人队伍也常常帶着家眷和东西跟他們一块儿走，南区工人住宅已經着火，邓尼金的队伍在烟火和血泊中移动。

“我們还要回来的！”紅軍离去时说。“我們要回来的！”

我們站在十字街头，送着紅軍最后的队伍，莫洽沉思地向着他們的背影說：

“跟河水在流着一样……跟河一样！”

最后一批輜重車已經过去，而我們还忧郁地、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知从哪里忽然跑出来一輛掉队的車子。它在石头路上发出連續不断的、杂乱的轆轤声。一个火紅色头发、沒有眉毛的小伙子，惊慌的臉孔看去象一个女人，在打着拉車的那匹馬——他好象在逃出致命的危險似的。

由于輪子脫了軸，車忽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

这个小伙子惊惶地拍着手。

“咳，真倒霉！”他以尖細的、女人的声音叫着。“現在怎么办呢？”

他从車上跳下来，站在那里，毫无办法地、胆怯地四处張望。

莫洽忽然离开他站的地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几分鐘，他已手里拿着錘子，开始在帮助这个小伙子。把輪子安好以后，莫洽跳上了車，并且對我們喊着：

“請告訴姑媽，不要讓她把我的鴿子卖了，讓她自己吃了吧。鴿子是很好吃的。朋友們，再見！”

火紅色头发的小伙子惊奇地看了看很舒适地坐在他車上的莫洽，笑了起来，拉了一下韁繩。車子在馬路上响起来了。莫洽的最后一句話傳到了我們这里：

“妙啊！”

巴甫力克的父亲华西里·巴甫洛維奇沒来得及走。他到最后一分钟还希望把家眷——有病的老婆和巴甫力克——帶走。但他的老婆病得很重，根本就談不上走。于是他决定一个人走。

白卫軍斥候队骑着疲憊的馬突入城內，在車站附近把华西里·巴甫洛維奇抓住了。傳到他耳边的只是开走的紅軍鉄甲車的最后几声喇叭。

我們当中有人看見，白卫軍是怎样把华西里·巴甫洛維奇帶走的。他挨了毒打，被繳了械，穿着撕破了的襯衫，在白卫軍騎兵中間走着。馬撞到他身上，他就加快脚步，一边喘息着，一边流着血。

过了一天，他已在百万大街的柱子上摆动，他的襯衫象旗子一样在飄蕩，他的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凡是……人，都將得到同样下场”。

五具尸体在教堂附近的廣場上停放着。其中兩具是我們認得的：我們的鄰居——葺屋頂的工人。他們是同当地紅軍部队一块儿撤退的。

裝滿尸体的載重汽車緩慢而沉重地走着，在不平整的街道上东倒西歪地走着，——死者的腿和胳膊在瘋狂地搖摆。

我們看到，人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伤寒，霍乱，飢餓，子彈，結果是一个，就是：死亡。我們看到了它，也看慣了它。

在我們眼前，人們死得很簡單，很悲慘。腐爛的、发臭的：黑色尸体在大街上和車站上橫七豎八地躺着。沒有神甫，沒有悼辞，沒有圣礼，只把它們胡乱堆在載重車上运出去就埋葬了。我們也知道，它們將化作塵土，蛆虫將吃了它們，沒有什麼阴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